



詩本義

墨

□ 12  
1374  
5 止



詩本義卷第十一

卷阿

歐陽氏

論曰卷阿言召康公成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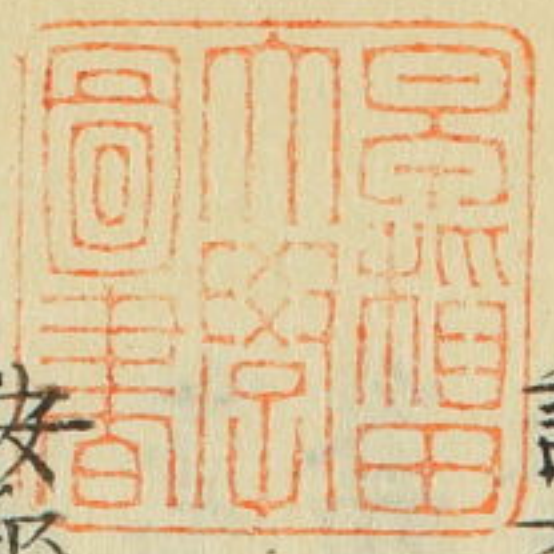


尾臺氏藏

詩本義卷第十四

時世論

歐陽氏



按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邑  
為周公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太王季之教於已所職六州之  
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絕至武王滅紂以守天下陳其詩以屬  
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繫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聖  
人之化者繫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于詩箋皆不合而為其  
說者又向和牝牡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召公奭所施  
大王季之德教再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閔雅葛覃卷耳樛  
木蠡斯桃夭兔置采芣苢采芣苢采芣苢采芣苢采芣苢采芣苢采芣苢

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應。草采蘋殷  
芡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標有梅江有芾野有死麇  
皆言文王之化。蓋於三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妃之事。其餘三篇甘  
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穠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  
所施先公之德教哉。以譜考詩等皆不能合者也。譜言得聖人  
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伯也。謂且爽共行先公之德教  
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再合詩所述既非先公之  
德教而二南皆文王太妃之事。在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  
文王太妃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  
久而衰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再蓋譜謂先公之德  
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太妃之化二公亦不

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  
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太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  
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牴牾矣。今詩之序曰關  
雎麟趾之化王者之爪故繫之周公。騶虞之德諸侯之爪故  
繫之召公。至子關雎騶虞亦述一太妃再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  
人。二南之事一文王再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  
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沒羣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真。詩  
以訛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律不同。故於六經之失詩尤  
甚。詩三百餘篇作非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真。故  
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於文武其詩為爪為雅為頌。爪有  
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箋類非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

故於詩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已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  
獨郊之失也昔孔子嘗言閔雎矣曰哀而不傷大史父曰周道缺  
詩人本之社席而閔雎作而存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故哀之詩  
皆與郊之說其意不類蓋常以哀傷為言由是言之謂閔雎為  
周衰之作者也是矣周之為周也遠自前世積德累仁至于文王之  
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夷  
草木如靈臺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未遠矣  
其威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大似賢妃又有內助之功再而言諸者  
過為稱述遂以閔雎為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姒始故於象篇  
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大手麟趾與虞之  
瑞亦以為后妃功化之成效故曰麟趾閔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

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致衰  
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再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  
其閔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其之意亦深其言  
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其也司馬遷之於學也雖博而  
折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說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  
道缺而閔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昔有取焉昔吳季札聞魯  
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  
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成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  
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  
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郊之說以頌皆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其

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在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而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文  
武再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郊  
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成康再而毛郊  
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已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  
嘻曰嘻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郊亦皆以為武王由信其已說  
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  
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郊之說不迂而曲也以為成王康王則於詩  
文理易通如毛郊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  
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  
不敢辨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余於周南召南疑

其不合者而闕雅之作取其近是者焉蓋其說合於孔子之言也若雅  
也頌也則辨之而不敢必有待焉夫毛郊之失患於自信其學而  
曲遂其說也若余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  
也然見其失不可以不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說得乎毛郊之說並  
立於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本末論

闕雅鵲泉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召公公自有  
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於本國而上繫於  
幽王大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之詩也考  
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襍矣武王之詩也不列於雅而寓於召  
南之凡常棣周公之詩也不列於周南而寓於文王之雅衛之詩

懿公之詩也。或繫之邶，或繫之鄘，或繫之衛。詩述在位之君，所繫已亡之國。晉文為晉久矣，不得為晉，而謂之唐。邾去感林而從河南，為邾甚新，而遂得為邾。自漢已末，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以宣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奈何？應之曰：吾文於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其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再，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於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於是考其善類而別之，以為凡雅頌，而比次之，以藏於有司，而用之京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以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全所擇，孔子生

於周末，方修禮樂之壞。於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於六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以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火，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美。訓取於不知而人，各自為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已學。其於聖人有得有失，以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大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也，不出於此四者，而卒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其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於此，或繫於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

之末也。今夫學者得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  
闕其所疑可也。金其本有所不能通者，猶將闕之，况其本乎？所謂  
周召邶鄘唐幽之凡，是可疑也。考之諸傳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  
人而實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  
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為衆口訶之，使其義不明。今  
公其河亂之說，則本義繁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  
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且委  
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  
太師矣。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  
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已知詩人之意，則得  
聖人之志矣。

幽問

或問七月幽凡也，而鄭氏分為雅頌。其詩八章，以廿一章二章為凡，三  
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一篇之  
詩別為三體，而一章之言半為雅而半為頌。詩之淺果若此，豈  
應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幽土寒暑氣節，農桑之候，勤生聚  
事，男女耕織衣食之本，以見大王居幽興居，王業艱難之事。以詩之  
本義，毛知得之矣。其為凡為雅為頌，吾所不知也。所謂七月之本義，  
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末有所難知者，闕之可也。雖然，吾知鄭氏之  
說，而抑抑者矣。今詩之經，毛知所學之經也。經以為凡而鄭氏  
以為雅頌，豈不戾哉？夫國之事，謂之凡，天下之政，謂之雅，以成其功，  
告於神明，謂之頌。以毛知之說也。然則凡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



也今所謂七月者謂之凡可矣謂之雅頌則非天子之事又非告成  
功神明者又其戾者也凡雅頌之為名未必然於其所向為說  
有不能通也問者又曰郊其所以為雅頌者豈非以周禮籥章  
之職有吹豳詩雅頌之說乎應之曰今之所謂周禮者不完之書  
也其禮樂制度蓋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於事則繁雜行若多  
故自漢興六經復出而周禮獨不為諸儒所取至或以為黷亂不驗  
之書獨郊丘尤推尊之直其豳之凡為雅頌以合其事也問者  
又曰今豳詩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  
以為一國之凡然則七月而下七篇寓於豳凡再豳其向有詩乎  
周禮所謂豳雅豳頌者豈不為七月而向有豳詩而今亡者乎  
至於七月亦嘗亡矣故存魯韓三家之詩皆全之由是言之豳詩

其猶有亡者乎應之曰經有明文猶有不可知者經全其事吾可  
逆意而謂然乎

魯問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  
至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洋水曰既作洋宮淮夷攸服矯  
武臣在洋獻賦又曰既克淮夷孔泚不送又曰懷彼淮夷未獻其  
深閔宮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又曰遂  
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其武功之盛  
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魯在春秋時常為弱國其于  
諸侯會盟征伐見於春秋史記者可數也皆在詩人所頌之事而  
淮夷戎狄荆舒徐人之事有見於春秋者又皆于頌不合者何也

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故魯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于焉。再二十年圍許，是時晉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魯亦于焉。再十七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則十八年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二十六年齊人侵伐魯，鄙魯乞師于楚，為伐齊取穀，春秋所記僖公之兵止於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豈能滅項，及見執于齊，其所伐九國皆齊晉主兵，其所救者又力不能勝而輒敗，由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烏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烏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再是會也，淮夷侵邾，齊侯來會，謀救鄆，再由是言之，淮夷未嘗服于魯也。其曰戎

狄是鷹，荆舒是懲者，邾以謂僖公于齊桓舉義兵北當戎于狄，南艾荆及羣舒，崇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魯又不與，邾之說既繆，而詩所謂戎狄是鷹者，子孟子又屬公方且鷹之，如子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荆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後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速進，乃次于陘，而楚遂與齊盟于召陵。豈魯僖得以為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後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面縛，銜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後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楚卒敗徐，取艾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于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再，蓋舒為徐取之矣。然則邾以謂僖公于齊

桓南艾荆及羣郤者亦繆矣由是言之詩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皆春秋不合矣楚之伐徐取婁林齊人徐伐楚英兵以報之蓋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於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見徐非魯之与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合於春秋詩孔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詩之言不妄則春秋踈繆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其將奈何應之曰吾固已言之矣豈其本有不可能達者猶將闕之是也惟闕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 序問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元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雖疑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

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凡雅有變正而論閔雎鵲巢繫之周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以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值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予子夏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詩本義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十五

歐陽氏

詩解統序

五經之書世入稱為難通者易於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宜  
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  
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於存心則人皆能明而經宜不  
通矣夫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褻之辭  
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之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於  
先儒亦全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  
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之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前所  
存也詩闕於其而明聖人之用焉迨於道不知其用之乎秦猶不

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圓是果成乎故二南幸於聖人賢固凡或於  
於先後幽居交凡之末惑者溺然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  
不明王頌昧於商魯而在辨以一經大槩之體皆野未正者先儒既在  
所取捨後人固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  
辨固已廣博然不合於經者亦不為少或失於踈略或失於繆妄蓋  
詩載闕唯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凡俗善惡之事  
廣濶遼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安益毛氏  
踈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為之益泥云爾

### 二南為正凡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凡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凡然  
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季紂之禍

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重懲紂而主文王然文王  
不得全有天下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豈  
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再豈所謂周室衰而闕唯始作乎史氏之  
失也雅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為變焉上在明  
天子雖令由已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  
乎豈不得不疑而輕其子棄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  
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或曰未論  
曰推治亂而適之當不誣矣

###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至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也由其  
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文化出乎其心施拖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

為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再文王之心則一也金異也  
 而說者以為由周台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得之者深故  
 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  
 故因召公文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賢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  
 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  
 周德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德殆  
 矣雅雖不可混周德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  
 假周台而命為非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若  
 深故其心厚之心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犹其深故其  
 詩切感之薄者亦犹其深故其心淺之心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  
 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

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大姒不得有  
 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感於  
 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夙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乎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  
 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而不桓而後不彼支矣故  
 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始其事詩自黍離之  
 什而降於夙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  
 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  
 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備矣雅頌不興王者之息矣詩書敗於  
 春秋閔其微每異焉再然則詩處於衛魯而不次於二南惡其

近於正而不明也。其禮不如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在焉。近正殿之不著矣。其則絕之大遷矣，不著云者，周分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正之詩，是不得敗其微弱，而在異二南之詩，再若然，豈降之乎？太遷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凡言王人，重微必尊於上，周室重弱，不絕其正，苟絕而不子，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蚩欲其正，凡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再春秋之作，傷典禮之絕也。黍離之降，閔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在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出諸侯，而雅頌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綴凡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凡之號，起周終幽，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為訓法者。大抵國凡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古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邠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陳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未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為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在異是也，加衛於先，明紂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邠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并地，唐為堯封，以舜先堯，明齊之亂非魏，禘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加矣。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為為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再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

然左丘不為誕妄也。推此以述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為疑矣。夫桀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位之詩，是以列於國。凡言其不足正也，備使周天子至甚。金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為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徵其辭，然猶不欲公傳於人，第口授而已。况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為妄據云。

定凡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有國，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禮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有雅者矣，不違有凡。

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凡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凡之衰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衰，凡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凡，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其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其能無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凡有乎幽。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文而不能彼乎。幽之去雅，息焉。蓋周公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十月之交解

小雅金屬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郊丘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訛語。時移其篇，茅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彼刺師，尹不卒，以不當譏。皇父擅恣。



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  
女曰正月患衰似滅周坎不當疾豔妻之說出於邦非史德  
所聞况衰似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議之殆豈過哉  
其言幽王時司徒乃邦桓爰坎不當云番維司徒予謂史記所  
載邦桓公在幽王六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  
不可按法為邦氏者然不能自信而欲捕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兩  
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乱落歸向皆金刺厲王之文不知邦氏之說何從  
而為據也予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以能通詩

### 魯頌解

或問諸矣在正凡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  
體不免變凡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每頌

字之歸而今四篇皆有次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亦  
未離乎禮也頌之本入是之末可作為訪于眾人一可之猶曰天下  
有非之者又訪于天下人人亦曰可然後作之在疑矣僖公之政國人  
犹未全其惠而春秋之敗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  
者不過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  
与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共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為  
頌者其說有二股魯之疆也勸諸侯之不及也請于天子其非  
疆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彼土  
牟修官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犹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  
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邦非謂之  
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凡而于其為頌者所謂憫周之失敗魯

文彊曼矣豈邦或之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篇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祿者哉  
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夫商祖之德於益也予紂之不憾於  
益也明武王周公之心於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  
予紂之不憾曰愾厥美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  
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于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以微  
子繼之曼聖人之意垂懸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  
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  
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  
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之哉 詩本義卷第五 後學成德校訂

詩圖總序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王之詩三千  
七篇於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召公為周南召南於六篇為小雅六篇為  
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為小雅三篇在召南之凡成王之詩五十三篇  
於十篇為小雅十二篇為大雅三十三篇為頌是為詩之正經也後二世昭  
王之而周道微缺又六世厲王政蓋衰衰雅始作厲王死于疏天下倉居  
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于洛邑號  
東周之室益微而平王之詩敗為凡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  
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爰於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為  
周公詩主道幽周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幽謂國變凡而諸侯之詩  
金正凡於變凡自懿王始作懿王時召凡始衰夷王時衛凡始變次

益益程平

國字恐周字  
誤字

屬王時陳凡始變厲王崩周台共和唐凡始變次宣王時秦凡始變至  
平王時鄭凡始變惠王時曹凡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更王之詩  
於是止矣蓋自文王至頃凡二十篇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次比考於  
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幽皆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家絕世可  
考者七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鄭魏以變凡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  
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檜曹以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  
樂次第也周台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以今詩之次第  
也考其得封文先後為國之大小今其詩作之時皆有其次說者  
莫能究焉此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七篇鄭康成以為魯得用  
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  
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

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  
略準鄭遺說而依其次第推之以見前後之得失今既依鄭為圖  
故凡雅變正今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  
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百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後皆  
以遷說之謬言古詩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  
知之今書僅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居而取其篇  
者又有千餘居而取其篇者由是言之何喜乎三千詩三百十五篇  
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鄭氏詩譜

歐陽修補亡

鄭氏詩序言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扶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詩諸國惟衛齊魯凡在共和前餘皆宣王已後予之舊圖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旁繫于周以世初當而詩列右方依鄭所謂衛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說也然有一君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鄘柏舟衛淇澳皆衛武公之詩柏舟之作乃武公即位之初年當繫宣王之世淇澳美其入初當在平王之時則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當數世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今既補之鄭則芟取有詩之君而略

此詩之譜各前三四五等年  
亦及此年後當以詩列之  
後文今書詩之譜  
必聖詩之譜  
而只此詩之譜  
若以鄭文王之詩  
細考其詩之譜  
夫集列其詩之譜



殷其雷

標布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麇

騶虞

周詩世次依毛鄭說則如此考其實則其失尤多已具于  
之別論大小論亦然向邶鄘已下或有依毛鄭之說而  
失錯者各隨而正之如後

夷王厲共和宣

幽平桓莊

釐惠襄

邶 鄘 衛

頃侯釐侯釐侯

釐侯 武公 武公 州吁 黔牟 惠公 惠公 文公

武公 莊公 宣公 惠公 懿公 鄘

鄘 桓 宣 惠 宣 惠 戴 桓

右武公 衛 宣 邶 燕 文公 戴 桓

右武公 州 月 鄘 戴 桓

凡疑於凡乎

邶 綠 衣 凡

右戴公

衛考 擊 擊 擊 擊 擊 擊

衛碩人 凱 凡

若 莊 公 右州吁

邛雄雉

谷凡

或微

施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凡

靜女

新臺

子乘舟

衛城

竹竿

伯兮

有狐

右宣公

衛指茨

鄘錦老

桑中

鶉奔

芄蘭





右昭公

修曰昭公崩宣王十三年始封於鄭立三十五年為大武所殺子武立當  
平時而鄭之衰凡始作至於文公七君而有詩者五次於譜而穆公  
在詩凡十六君至於君乙而為韓哀所滅莊公共叔段之亂在平王之世則  
大叔子思上三篇當繫平王時有女曰車昭公前立時事襄裳厲公  
未會諸侯已前亦前立之事故皆繫相世

齊

懿孝夷厲共和宣幽平桓莊

哀公

烈

懿

莊

莊

襄

襄

桓公

懿

懿

厲

襄

襄

南

雞鳴

懿

懿

文公

懿

甫

公

還

感

盧令

著

基

敬荀

東方之

載驅

東方未

猗嗟

右哀公

修據周武王封太公於齊卒子乙公立卒子襄公立卒子哀公立當懿  
王時齊之衰凡始作凡十君至於襄公而有詩者二次於譜而桓公已  
下全詩凡十六君至於康公為田和所篡

魏

平桓

葛屨

汾沮如

園有桃

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右魏金世家其詩在平桓之間

唐

共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靖侯

僖侯

殤侯

文侯

哀侯

襄侯

昭侯

武公

獻侯

僖侯

獻侯

文侯

昭侯

小子侯

武公

墓

穆侯

殤侯

蟋蟀

右僖侯

孝侯

鄂侯

崧樞

揚柰

哀侯

肅侯

宣

有狀之杜

采苓

蓋裘

杖杜

綉繆

椒聊

修據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唐卒子燹立改為晉侯卒子武侯立

右昭侯

卒子成侯立卒子厲侯立卒子靖侯立卒子僖侯立當宣王時唐  
 之衰凡始作凡十三君至於獻公有詩者四次於譜自惠公已下每  
 詩又十九君至於靖公為韓魏趙所滅

**秦**  
 厲 秦仲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襄  
 秦仲 秦仲 莊 襄 冬 冬 惠 惠 康 穆 穆

駟鐵忠

戎武公

蒹葭

終南

穆公

成公 黃鳥 晨

無衣

渭陽

權輿

右襄公

右襄公

修據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為附庸非子卒秦侯立卒子公  
 伯立卒子秦仲立當周宣王時命為大夫而衰凡始作凡十君至  
 于康公有詩者三次於譜共公已下每詩又十一君是為始皇帝

陳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襄 頃  
 幽公 釐公 武公 武公 武公 武公 襄 襄 襄 共  
 釐公 武公 武公 武公 釐公 襄 襄 襄 襄 襄  
 宛丘 衡門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襄 襄 襄  
 東山 東門 東門 東門 東門 東門 襄 襄 襄  
 右幽 東門 東門 東門 東門 東門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葛

防有葛

川出 有襄公

右釐

右惠

修據周武王封妣滿於陳是為胡公卒子申公立卒弟叔公立卒申  
季孝公立卒子悛公卒子幽公立當周厲王時陳之袁凡始作凡  
十三君至於靈公布詩者五次於譜成公已下又六君至於湣公而楚惠  
王滅陳

曹

惠王

襄

頃

莊公

恭

共

僖公

侯人

昭公

鳩鳩

共公

下泉

蟋蟀

六車

右昭公

修據周武王封叔振鐸於曹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君立卒子宮  
伯立卒子素伯立卒弟幽伯立卒弟戴伯立卒子惠伯立卒子碩伯  
立卒弟繆立卒子桓公立卒子莊公立卒子釐公立卒子昭公立當  
周惠王時曹之袁凡始作至於共公凡二君有詩次於譜共公已  
下至詩又十君至於伯陽宋景公滅曹

幽

成王

周公

七月

鷓鴣

伐柯

九罭

破斧

東山

狼跋

王

平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

桓王

免爰

采葛

大車

莊王

車中布麻

宣

幽

節南山

正月

小弁

巧言

何斯

蒼伯

楊之水

中谷有蓷

葛藟

二雅

鹿鳴

四牡

皇者萃白萃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南陔

常棣

菁菁

魚麗

崇丘

由儀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斯

蒼伯

宣

幽

節南山

正月

小弁

巧言

何斯

蒼伯

板

瓦勞

杖杜 蓼蕭  
檇樸 湛露  
早麓 彤弓  
靈臺 菁者莪  
觥 文王  
思齊 大明  
皇矣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洞酌  
卷阿

蕩 抑  
桑柔  
沔水 鶴鳴  
白駒 祈父  
黃鳥  
蟋蟀  
斯干  
采芣苢  
雲漢  
崧高  
烝民  
小東  
北山  
大東  
芻蕘  
金將車  
小東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韓奕  
江漢  
常武

大田  
瞻彼洛  
裳者華  
桑扈  
鴛鴦  
車牽  
青蠅  
魚藻  
采菽

角  
 菀柳  
 都全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鰥蠶  
 瓠葉  
 漸之石  
 苦之萃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而漢  
 以未收拾亡逸聖明遺棄而正其諸謬得以粗備值於今者豈  
 不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述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  
 徒抱焚餘殘收之經俛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  
 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  
 非詳其終始而據實諸聖人而特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  
 改易者何以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慎矣

何草不黃  
 瞻印  
 召旻

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  
還商周而生於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卒五六百歲之間  
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于其  
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全所不載然則孰能  
失於其間哉予疑毛氏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之意其為  
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不能徧通其書夫不  
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能  
果於其決乎其能使之而服乎世言秘書所藏亦無之度歷  
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舊其文有法而不可見名其然前  
尾殘缺而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  
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序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衰之

鄭氏詩譜  
詳之矣不可  
得也

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美惟封國衰凡之先後不可以不知  
周召王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在世家其可考者陳  
齊衛曹鄭秦以封國之先後也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  
曹以衰凡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  
以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采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  
唐秦陳檜曹幽以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以今詩次第  
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  
鄭之說為譜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是以見二家所  
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  
幾一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再夫盡其說而不通然得以論  
正予豈好為異論哉凡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

譜序自周  
公致太平已



皆三頁文字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  
因為文注而周台下即周舊注云  
增檢塗乙改正者八百十三而鄭氏  
之譜彼克矣

鄭氏詩譜終

卷之四  
鄭氏詩譜終  
卷之四  
鄭氏詩譜終

